

尊敬的各位法師，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下午好，請坐。

今天這節課是我這次來香港的最後一堂課，今天的題目是「念念普利眾生，心心流入覺海」。在講這個正題之前我先說一件事，對一個同修表示感謝。今天佛陀教育協會轉給我一封短信，這樣說的，「劉素雲老師您好，您的講座『覺海之舟』我聽了很受啟發，講得很好。就是在最後您提出了幾點建議我認為稍有不妥。一、您認為現在要制定出合適的教育方針，這樣的建議不妥。現在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二、現在國家很重視教育均衡化發展，就是要消除重點校、重點班。我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聽了您的講座冒昧的提出兩點建議，如有不妥之處請諒解。」在這裡，首先感恩這位佛友很負責任，善心善意的給我提出這兩點建議，提得很好、很正確。

比如說第一點建議關於教育方針問題，我在來香港之前，我找了幾位學生和幾位學生家長，諮詢現在的教育方針是什麼？沒有一個學生和沒有一個家長能說得出來，他們說現在的教育方針在他們的印象裡就是分數。因為我是一九八四年離開教育崗位的，到現在也快三十年的時間，所以對教育界的狀況，特別是具體狀況，了解得不深不透，因此在前幾節講課當中可能有這樣那樣的不妥，表示歉意，感恩這位同修。如果是國家能夠重視均衡化發展，取消重點校、重點班，可能對教育的發展會更有益處的。另外這位同修說他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同樣我過去曾經是教育工作者，所以我們非

常有同感。在此就說明這個同修對我們的教育工作、教育事業也非常關注的，因此對我那天關於教育方面的那個講座，他也是非常認真的聽了。如果他要不認真聽、不往心裡去，可能這樣的問題、這樣的建議他也提不出來。所以在這裡我真誠的向這位同修表示感謝，感恩您。

下面我們開始講今天的正題，「念念普利眾生，心心流入覺海」。第一個大題先講一講「念念普利眾生」。我們想誰最稱得上第一位念念普利眾生的？那就是阿彌陀佛。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就是普遍利益一切眾生的，沒有任何利益眾生的事情能夠超過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所以我們說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願普度群萌。我們現在居住的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教主是釋迦牟尼佛，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是阿彌陀佛。有時候我們可能聽到這樣的詞說兩土導師，這兩土導師就是指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和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因地還沒有成佛的時候，有一世他是做了國王，在他做國王的時候，有一尊佛在世教化眾生，名字叫世間自在王佛。這位佛教化眾生破迷開悟、離苦得樂、成就佛道，這個教化就是阿彌陀佛成佛前做國王的那個時候，他聽的就是這尊佛的教化。他聽了以後非常有啟示、非常高興，於是這位國王就發心出家，出家以後法號就叫做法藏比丘。這就是阿彌陀佛在因地沒有成佛之前，是因為這個因緣他發心出家的，他的法號就叫做法藏比丘。法藏比丘這個法藏兩個字是表什麼意思的？其義就是「為眾開法藏，廣施功德寶」，這就是法藏比丘這個法號所表達的深刻含義。

當時法藏比丘修行非常精進。後來法藏比丘來到了世間自在王佛居住的地方，他請求世間自在王佛為他開演無量無邊諸佛國土的情況，使法藏比丘有了了解諸佛國土情況的一個因緣。因為世間自

在王佛知道法藏比丘他的願力深廣，於是他用佛力加持他，使法藏比丘親眼目睹了無量諸佛國土的實際情況。當時法藏比丘看到，有的佛國土要持五戒十善能往生，有的佛國土要發菩提心廣修六度萬行才能往生。法藏比丘在觀察了諸佛國土往生的方法之後，覺得十方眾生能持五戒十善、發菩提心廣修六度萬行的畢竟是少數，那就是說往生的機緣只有少數眾生能夠有，而大多數眾生還沒有作佛的機緣。所以法藏比丘就發了一個大願，他要建一個殊勝的佛國土，讓這些個眾生只要稱念阿彌陀佛名號就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就是這樣，法藏比丘這一個殊勝的大願，就是我們現在知道的四十八大願，這四十八大願讓一切眾生只要信願持名，保證他們快速成佛。在這種情況下，法藏比丘歷盡千辛萬苦，經歷了無數個劫，終於圓成了他這個大願。

現在四十八大願是救度一切苦難眾生的，因此我們說剛才這個題目叫「念念普利眾生」，我們第一個小題就是「阿彌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願普度群萌」。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阿彌陀佛這四十八大願是為誰發的？如果你能夠認識到阿彌陀佛這四十八大願是為我們而發的，不是為別人發的，再確切一點說是為我發的，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認識，這個就對了。就是說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是為我們而發的，他的西方極樂世界是為我們而成就的。阿彌陀佛成佛到現在已經十劫了，十劫以來阿彌陀佛時時都在呼喚十方眾生，快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正如《無量壽經》上所說，「我若成正覺，立名無量壽，眾生聞此號，俱來我剎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圓滿」，這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大願大力接引導師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接引眾生令離苦海、令享安樂，阿彌陀佛的慈悲超過父母，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願願都是為我們而發的，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就是專為我們建成的，阿彌陀佛說法度眾生就是專為度我

們而說的。我們都要和自己緊緊掛鉤，千萬不能想阿彌陀佛建的極樂世界和我沒多大關係，我去不了；阿彌陀佛說法是為別的眾生說的，和我也沒多大關係，你要是這樣想、這樣說、這樣做，你就把往生極樂世界的大門關死了。所以我們不要自閉其門。你看看阿彌陀佛的像，一雙慈眼目不轉睛的看著我們，充滿了殷切的期望，阿彌陀佛的金臂垂下來，一心在等待接引我們。實際阿彌陀佛時時刻刻在我們身邊，只是我們肉眼凡夫看不見而已。

前幾天在那面講課，我曾經說過，當我送小羅居士往生前頭一天，我就告訴她，我說小羅，現在阿彌陀佛、十方諸佛菩薩都已經到了，就在妳的身邊，只要妳那一念，放不下的那一念，妳放下了，佛立刻接妳回西方極樂世界。可能就是這個她聽懂了，她最後放不下的就是對這個世界還有一絲的不捨，她把這個放下了，第二天就往生極樂世界了，就是這麼好、就是這麼妙！只是我們看不見佛在跟前而已，實際佛已經在你的身邊，等待接引你往生了。阿彌陀佛念念都是普利眾生，念念沒有捨棄我們，比世間每個母親憶念自己的孩子還要超過千萬億倍。所以我們今天應當回心轉意，一心向佛、一心念佛，如子憶母，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願我們大家能夠共勉。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小題目。

第二個小題目，「念佛法門最為殊勝，契理契機接引眾生」。這個淨土念佛法門是由阿彌陀佛建立的，因為阿彌陀佛在因地發下四十八大願，其中說到，願我成佛時，國中無有三惡道，沒有貪瞋痴三毒，沒有三途八難，沒有三苦、八苦、九惱、十纏等一切障礙。生我國者，皆是蓮花化身，皆住正定之聚，皆得無生法忍，皆得智慧解脫。而往生極樂淨土的條件很低很低，只憑信願念佛，乃至十念，必得往生，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無量壽經》這段話我們讀明白了，應該堅定我們念佛求生淨土的信心。我們娑婆世界的教

主本師釋迦牟尼佛，慈悲到了極處，把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和念佛法門介紹給末法眾生，為末法眾生打開了通往極樂世界之門。這個可以說是釋迦牟尼佛救度末法眾生最最慈悲的一個方法。如果我們末法眾生沒有《無量壽經》，不知道念阿彌陀佛，末法眾生想要成就佛道是非常難非常難的。

所以說念佛法門是釋迦牟尼佛給我們介紹的一個極其殊勝的法門，一個當生能夠成就的法門，也是阿彌陀佛為末法眾生開啟了一扇通往西方極樂的大門。這個門開了，我們走不走、進不進，那就靠我們同修們的自己選擇了。如果這一生你遇到了這個機緣，你當面錯過了，再還有多少生、多少世、多少劫你才能遇到這個法門，就非常難講了。所以我每次講課我都勸導大家，今生得人身、聞佛法，又聞到了淨土念佛法門，千萬千萬要把握住這大好機緣，千萬千萬不要錯過。念佛功德最殊勝，念佛方法最容易，彌陀名號攝盡一切功德，萬德洪名，功德最勝，稱名念佛，無論任何根基，三根普被，法門最易。你想想還有比阿彌陀佛這四個字更簡單、更容易的嗎？沒有。

我修這個法門，一開始是因為我覺得我笨，別的多了我記不住，就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好記，念起來還這麼朗朗上口，還愈念愈喜歡。一開始我對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它多麼殊勝的功德，說實在的我不知道，但是也就這麼念了，也可能是一種緣，我就和阿彌陀佛有緣，所以我就這麼念。現在逐漸的知道了阿彌陀佛這四個字那個功德殊勝是無可比擬的，所以我是絕不會再換題目了，一定就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不但現在念，將來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還得接著念阿彌陀佛，然後哪方需要再到哪方去度眾生，還得教大家念阿彌陀佛。所以這個阿彌陀佛我們這一生這一世遇到了，那說明你不知道多少生、多少世、多少劫，你供養了多少尊佛，你這一生才能聞

到阿彌陀佛這四個字。你可別小瞧了你，別小瞧了你自己，你也了不起，一般的人你想遇都遇不到。你再退一步說，人家遇到了不認識，就像我昨天說的，「遇寶不識貨，當面竟錯過，黃金當銅鐵」，就是這樣的，是不是？你不認為它是寶，那本來是一塊黃金，你當它是一塊銅鐵，那你就當面錯過了。

省庵大師有一首淨土詩是這樣說的，我給大家讀一讀，我覺得我看了以後很親切，也很受教育，所以我把它抄下來給大家讀一讀。「我教原開無量門，就中念佛最為尊。都融妄念歸真念，總攝諸根在一根。不用三祇修福慧，但將六字出乾坤。如來金口無虛語，歷歷明文尚具存」，這就是省庵大師的淨土詩。實際我們聽了以後這個意思很明白了，是不是？你看比如說總攝諸根在一根，不是要都攝六根嗎？這一句阿彌陀佛，你這六根都攝了；不用三祇修福慧，不用三個阿僧祇劫你去修福修慧；但將六字出乾坤，只要你牢牢把握住「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你此生一定能出六道輪迴；最後告訴，說如來金口無虛語，歷歷明文尚具存，如來不騙人，他說的都是實話、真話，就看我們信不信了。

淨土法門名為易行道，過去我對這個易行難信，我一開始我以為是不是說錯了，應該是難行易信，我說那麼多人都信佛怎麼還難信？為什麼說容易行，但不容易信？當時我剛接觸的時候，我把它是顛倒過來了，我覺得是好信不好行，就做起來難。通過這十來年的實踐，我明白了，這個話是對了，是有道理的，確實是難信。說信，遇到問題就不信了，自己還沒覺察到；有的覺察到也想，「就這，先信點別的」，就先信點別的。不遇到具體事，總覺得我信了，我信佛了，因為這個我自己經歷我知道。就當我，比如說病得最痛苦的時候，我一開始不是念大悲咒嗎？我是每天讀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大約是兩個半多小時，後來念了一段觀世音菩薩，然後又念

阿彌陀佛。當我改念阿彌陀佛的時候，我有同修提醒我說，妳應該念觀世音菩薩。我說為什麼？他說觀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妳看大悲咒也和觀音菩薩有關係，說妳現在是保命應該放在第一位，求觀音菩薩保住妳的命，病好了妳再念阿彌陀佛。他要不這麼說，可能我這樣強勁還上不來，他這麼一說，我當時就跟他說，我說我就不保命，我也不要命，我就念阿彌陀佛。所以我堅決的沒改回去念觀世音菩薩。不是說我對觀世音菩薩有意見，我和觀世音菩薩緣特別深，我自己知道，我和觀音菩薩緣特別深，尤其我和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緣特別深，這我心裡是明白的。但是我想如果念觀音菩薩就是為了保自己的命，為了自己的病能早點好，那我做錯了，最起碼我認為我那樣做不對。所以我就堅決的念阿彌陀佛，一直念到現在。可也巧，就是念阿彌陀佛，還就把病念好了。

原來你們想，你周圍如果有得我這個病的人，你可以了解了解，得這個病確實是非常痛苦，比癌症還可怕，那種心靈的折磨、精神的折磨、肉體的折磨，可以說它是三合一的折磨，那真是生不如死。你一個人病到那種程度，你自己，尤其我這種性格，首先就想給家裡人添麻煩了。最起碼孩子領妳去看病，他得跟著，我就是連我自己的兒女我都不想麻煩。可能我這一生這也是我的一個優點，也是我的一個缺點，我就是一生不求人，我什麼難事我都自己能扛著、能挺著。你看以前我不說過，連買菜的錢我都沒有，我都不帶吭一聲，那我就出去挖野菜，回來洗洗沾醬，就這樣來解決這個困難，我都不會向別人說一聲，我現在沒錢買菜，我絕對不會開這個口。

所以我有病了，姑娘帶我去北京看病，去石家莊看病，我就覺得心裡特別不忍。我就跟我姑娘說，我說姑娘，真是對不起，媽媽給妳添麻煩了。說得我姑娘直生氣、直發火，說妳是怎麼想的，那

妳不是我媽嗎、我不是妳姑娘嗎？那妳怎麼還跟我這麼客氣？我說不是客氣，我真覺得心裡很過意不去。你看一個沒結婚的孩子跟著我去看病，因為當時我自我的感覺，就是我去北京看病之前我自己的感覺，我這次去北京我能不能活著回來我自己心裡沒有底數。我想，你看畢竟這孩子，她雖然已經三十多歲，但是畢竟她沒結婚成家，還是個孩子，她也沒見過這個陣勢。你說如果帶我去北京，我回不來，我真是死在北京了，她可膽小了，那不得把她嚇壞了，這怎麼辦？

所以那一次，我第一次求我老伴，我說老伴，能不能你跟我一起去，咱們三個去，我說如果我要有什麼事，你給孩子壯壯膽，做個伴。我老伴說，我不去。一句話就給我回絕了，不去。不去，我又想是不是讓兒子跟我去？但是這話我沒說，因為當時孫女小，兩歲，我想兒子一跟我出去，兒媳婦負擔就加重了，她一個人帶孩子。算了，那就豁出來，姑娘領我去，哪塊黃土不埋人，就抱著這個念頭，我姑娘就帶我上北京看病。但是我沒跟我姑娘說，說我能不能活著回去我心裡沒底，我要這樣說她不就緊張嗎？結果在北京看病，又帶我到石家莊，前後一共是十天。十天，我跟姑娘說哪也不去了，趕快回家，我就想反正兩個月的藥已經抓好了，快點往家奔，我要死我也得回家去死，我不能死在外面。就是這樣。

所以說，有的時候自己就想，那個病苦誰攤在身上誰難受，就是有幾個能做到我這個傻大膽？我就是豁出去了，命我也不要了，反正尤其現在，我就堅定到啥程度？我欠你錢我還錢，欠帳還帳，我欠你命我還你命。我跟你協商，你要原諒我，咱們一起念佛求生淨土；你不原諒我，說我這一輩子我就是來索妳的命，好，我立馬還你，你當時你就拿走，你不就是要命嗎？但是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這個事，你要想干擾那是絕不可以的，你也堅決做不到。所以我



覺得我之所以現在精神狀態這麼好，病好到這個程度，就是我這個心太堅定了，這不是我表揚我自己。如果說咱們同修，你能夠像我這個樣子，實在不行你先試一把，試試看能不能做到？不發大心、不發大願解決不了問題，抵禦不了外界的誘惑，我真是這樣說，我也這樣看的。病苦一上來，不行，劉老師說那也解決不了我現在眼前的問題，你說我現在我又疼了，我這麼痛苦，我又暈了，那咋整？行，就把我再去找人給我瞧瞧、給我看看，這事我辦完之後，下一次我聽劉老師的話。你要是這樣一次、一次、一次的。

我的總的經驗就是，願力一定要大於業力，你那個願力超不過你的業力，你必然是業力牽引；你要是願力超過了業力，你那個業力它就起不了作用了，就是願力在起作用了。就兩個手指頭，這個是願力，這個是業力，你這個願力要是領頭的，說了算，那它就被領導者，這個是領導者；你這個業力它起主導作用，它就領導你這個願力，你這個願力抵不過它。所以一定要發大心、發大願，你不就是這一條命嗎？能不能把這個死放下？我就豁出去了，是不是？我就死了，死了我也認了。你要真能發，發自內心的，而且能堅持下去，外界怎麼干擾、怎麼誘惑，你都不去接受它，我估計你這個問題就轉過來了。否則現在你是這麼的，沒轉過來，現在聽我講了這五堂課，慢慢再往這面扭，往外扭扭扭。你看我給你分析對不對？現在覺得劉老師說得有道理，我應該聽，然後扭沒有完全扭過來，明天我就要走了，然後外面的誘惑力又來了，你又開始往回扭扭扭，扭回去了。如果說誰給你瞧了、給你看了，他能給你解決根本問題，我同意。我跟你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就是他把你這個事給你看明白了，他解決不了你的問題，他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咱們一定要認識清楚。

我這面，我給我自己打個比方，我這次來我就像一個氣管子似

的，緊著打氣、打氣，我真是竭盡全力在打氣；可是我一走，這個氣門芯可能它就掉了，那個氣又冒出去了，又變成扁的了。我希望我們每個同修自己給自己打氣，讓那個氣門芯別讓它掉，老讓那個鼓著，這樣才行。不能搖擺，不能像牆頭草似的，這面風硬往這頭，那面風硬往那頭，倒計時這幾個月你再這麼的，那最後你掉哪去？真是一定要抓緊時間，就立住了。人生這幾十年，你活一百歲，還是你活個三十歲、五十歲，我覺得生命不在於長短，而在於生命的質量，哪怕我二十歲我就往生了，我這二十年我成就了，我到極樂世界去了，多值得！我活一百歲，我碌碌無為，糊裡巴塗的，我到三惡道去了，那我寧可選擇這二十歲，我不選擇那一百歲。不要貪戀這個人生，不要把這個生命看得那麼重要，你這個念頭不轉變過來，最後我告訴你就兩條道，一條是西方極樂世界，一條就是三惡道，人天兩道都很難很難，真是得人身比成佛都難。

你說我這一生修不成，我下一輩子再修，下一輩子你能得人身嗎？我跟你說百分之九十你得不著了，這個人身你得不著了。那這兩條道就擺在你面前，你必須得抉擇，我選西方極樂世界，我堅定不移；要麼我就認了，我就去三惡道去，我去看看，瞧一瞧、逛一逛，體會體會。誰敢體會誰就以身試法！我是不敢。我老伴不說我自私嗎？妳老想上極樂世界，妳怎不想上地獄？我跟我老伴這麼解釋，我說我上地獄，我肯定我不去受報，我去幫地藏王菩薩救度那一方的眾生，這個我去，地獄我也選、我也去，它需要。我說我絕不是說我犯錯、我犯過，最後我上地獄去受報去，那我是堅決不去的。所以咱得有個正確的選擇。總的一句話，大家還沒有放下。今天上午師父講法，我又給它加兩個字，師父說我就記住了，放下前面還有兩字，叫徹底放下。我們放下了沒有，別先說那徹底？然後你再說我放了多少。現在能夠舉手說我徹底放下了，我是不敢，我

現在不敢舉。我現在我覺得我逐漸在放，但是說我徹底放下了、完全放下了，我沒有做到，這咱得實事求是，不能吹牛皮。

在這加了這麼一段，就說這難信。我切身的體會是不遇到問題，自己覺得信了；遇到問題，不信了，就這麼左右搖擺，我們每個人都和自己對對號。應該這麼說，咱們口常稱佛，應該說心常念佛，我一再說要心念佛，不是說嘴念佛。說「口常稱佛，佛即聞之」，你念佛，這個信號就溝通了，這個頻道就對上了，佛就知道了。「身常禮佛，佛即見之」，你說你每天在佛前禮佛，你說佛也沒看著，實際佛都知道，他看見了。說「心常念佛，佛即知之」，你口和心統一起來念佛，你說佛不都知道嗎？說「眾生憶佛念佛，佛亦憶念眾生」，你念佛佛就念你。

我過去，好像二〇〇三年，我說了幾句話，叫一個老菩薩給我一頓批，我當時我也不敢吱聲，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說也不是瞎編出來的。他說誰說的？我說這我也不是說就是我。就是說，「我是誰誰是我，我是佛佛是我」，就這兩句話，叫一個老菩薩就這樣給我臭罵一頓。妳也太高傲自大了，還妳是佛佛是妳，妳是誰？我說我也不知我是誰。那妳怎麼說這個？我說這個不是我說的。他說誰說的？我不知道，真是不知道。所以現在對這幾句話，我覺得我那幾句話沒說錯，我念佛佛念我，就是這樣的。這回如果那個老菩薩我再見面的時候，我就可以說了，我二〇〇三年那四句話沒錯，我有依據。那時候我不知道，沒找著依據，所以人家批那就聽著，是是，咱得謙虛。

善導大師在《觀經疏》裡有那麼幾句話是讚歎念佛人的，說「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這第一個定位，你要是念佛的人，你是人中的好人。第二個，「人中妙好人」，在好人前面又加了一個妙，你不單是好人，還是妙好人，這是第二個。第三個是「人中上

上人」，你就是上上的，人中的上上人。第四個，「人中希有人」。我看到這我特欣慰、特高興，真是咱們念佛，善導大師都這麼讚歎。你別覺得我們這麼多都是念佛人，還是稀有。你想七億信佛的人，咱們不說真信假信，都劃拉在一起，都算，七億信佛的人，修淨土的有多少？只有修淨土的才念佛，那你說在七億裡如果有十分之一是念佛的，那你說咱們就是那七億的十分之一裡的一員，你是不是稀有的？最後一個，「人中最勝人」，那個勝是勝利的勝。你說善導大師都這麼說，我們選擇了這個法門，選擇了做念佛人，你說這多麼幸運。

另外一點，說一心專念阿彌陀佛名號，常得恆河沙數諸佛常來護念，我們自己敢承認嗎？就說因為我們一心念這句阿彌陀佛佛號，恆河沙那麼多的諸佛都在護念你，好像咱都不敢說，沒看著。佛肯定他不打妄語，一定是這樣的，只是咱看不著。我就覺得，好像我心念一不好的時候，心煩、又生氣了，就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我周圍真是妖魔鬼怪在圍著我，這個撩撩你讓你生點氣，那個捅捅讓你發點火，那個無明火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騰騰的往外發，發完，知道完了，又上當了，功德林又燒沒了，真是這樣。當你心情愉悅的時候，你的心就放在念佛上、禮佛上、聽經上，周圍那個場自己都感覺得好，你那個眼神自己都能看出來。有時候一對鏡子，看看我的眼神，我看看是向上、還是向下、還是平行。反正眉毛一向上，完，這火不說已經冒完了，也是快冒出來了。趕快調整，不能發火，不能自己燒功德林。人家的目的就是讓你把功德林燒掉，你一上當，你就自己點火去燒，真是自焚功德林。可能你這面功德林一燒，人家那面妖魔鬼怪拍手在笑，高興壞了，說他可點火了，他可把他功德林給燒了，他可不能成佛了，咱這面傻呵呵的還自己燒。

說「觀音、勢至常隨影護」，就是影，影子那個影，你能感覺

到嗎？你老老實實念這句阿彌陀佛佛號，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就跟在你身邊，就像你自己的影子似的。蕩益大師在《彌陀要解》中說，念阿彌陀佛即是念十方諸佛，生極樂淨土即是生十方淨土，能念佛自利即能普利一切眾生。就這個可能有些同修又有疑惑了，過去有人問我，說我過去是念觀世音菩薩，我現在改念阿彌陀佛，那觀音菩薩不就生氣了嗎？我過去念地藏王菩薩，那我改念阿彌陀佛，那地藏王菩薩會不會不高興？我說就我自己的感受，如果說你改念阿彌陀佛佛號，觀音菩薩生氣、地藏王菩薩不滿意了，我說他們就不是佛、也不是菩薩了，他就和你一樣凡夫一個。我說這是你的念頭，不是觀音的念頭，也不是勢至的念頭，這是你凡夫的念頭。

我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我就是念十方諸佛的名號，你信不信？反正我現在我就念一尊佛的名號，因為我信，我念這一尊佛號，所有的佛我都念了，那我幹嘛還一個一個去叨咕叨咕，一個一個去念？你再念你也有漏下的，是不是，多少佛？我記得一本經書那上面那麼多佛號，一溜一溜那麼多，大半本幾乎全都是諸佛名號。我說你念一尊阿彌陀佛佛號，這些佛都念完了，多省事。你是自找麻煩。生極樂淨土即是生十方淨土，你去了西方極樂世界，你想上哪個佛國土去，你就可以去了，所以你這個多省事、多簡潔。而且最後那句是念佛自利，念阿彌陀佛自己得不得利？肯定得利。然後還能普利一切眾生，這個普是普遍，利是利益，就是你念一句阿彌陀佛佛號，還能普遍利益一切所有眾生。

說阿彌陀佛名號，具足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甚深祕密、殊勝微妙、無上功德。這都是佛經上的定義、解釋，你想一個無量無邊，一個是不可思議，一個是甚深祕密，咱們不老求這個密嗎？這阿彌陀佛四個字就是甚深祕密，是無上深妙禪。「阿彌陀」咱先說這三個字，阿彌陀這三個字中，有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一切諸菩薩，

這個咱們信不信？聲聞、阿羅漢，一切諸經、陀羅尼神咒無量行法。所以說它是真實至極的大乘之法，即是為無上殊勝清淨了義妙行，即是為無上最勝微妙陀羅尼。佛有一個偈子，說阿字是十方三世佛，這不「阿彌陀」這三個字嗎？單拿出來一個「阿」是表示什麼？十方三世佛，這個「彌」是一切諸菩薩，「陀」是八萬諸聖教，這三個字具足了。這阿彌陀三個字，前一個字是十方諸佛，第二個字是一切諸菩薩，第三個字是八萬諸聖教，所以這阿彌陀三個字把這個全都包括在內了。

再說我們的本師釋迦牟尼佛是怎麼樣成佛的？老法師講過多次，這個我們都知道了，念佛成佛的。「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現在阿彌陀佛他老人家以這個果覺全體授與濁惡眾生，那就是和盤托出了。這是阿彌陀佛把這個果實直接送給我們，讓我們直接吃的是這個果。就舉個例子，不是說阿彌陀佛給你一個種子，比如說一個果樹的種子，讓你去種，然後你看著這個果樹長大，最後結果你來吃，不是這樣的。是阿彌陀佛把這個種子自己親自種下去了，然後長出了這棵果樹，結了果子，這個果子成熟了，阿彌陀佛把果子摘下來往我們手裡遞。我們現在接不接？有的不接。接這個果子的那不就真信了嗎？那假信他不接，不信就更不用說了。所以說阿彌陀佛慈悲到極處，把這個果實直接往我們手裡送，我們還在拒絕，那真是沒有緣。

淨土祖師大德有一首詩是這樣說的，「但只老實念，不必問如何；止貴信願強，哪怕業障多；鏡緣無好醜，佛號一掃過；句句真誠念，決定出娑婆」，這是咱們淨土祖師大德寫出來的，留給我們後人。就是你也不要琢磨我為什麼要念這句阿彌陀佛，如果你就是我就老實念，我也不追究我為什麼念，能做到這點，那你太了不得了！有的人他不琢磨出來他不信，所以還得琢磨。那願意琢磨也比

不念好。還有句哪怕業障多，你這回解決了沒有？解沒解決你心理這個結、這個疙瘩？說我業障太重、我業障太多，念這四個字這麼簡單能消我那個業障嗎？能。我前兩天講課我說，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告訴我們，說為什麼有人的業障消不掉？老法師說，就是因為你總想業障，你老嘀咕我這個業障深重，我這個業障啥時候能消？天天嘀咕這個事。老法師說你這樣你的業障肯定消不掉。告訴你了消業障的方法，你把你老想業障、老嘀咕業障改變成老想阿彌陀佛、老念阿彌陀佛，消業障。聽沒聽明白？你別再老自己心裡也嘀咕我業障重，跟別人也說我業障重，你老說業障，你那個業障只能愈來愈重，它消不掉；你不想業障，想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你的業障自然就消了。

不信，你們聽老法師的「科註」，在哪一集裡我記不那麼準確，這是師父他老人家說的，你信不信？你要信，從現在開始，你要聽明白了，從現在開始別再想業障了。那你說我想我業障這麼重，那過去我也知道，哪個人能沒有業障？那就來考考試，咱們過關了，這業障不就消了嗎？咱們一心念阿彌陀佛，那個容器裡讓它清清淨淨的，沒有雜質、沒有垃圾，我們東北叫垃圾，咱們這叫垃圾，沒有這些，那你那個業障自然它就消除了。如果現在有人還老念自己的業障，那你就跟著業障跑，那業障就是你的領導，就是你的主導，你就跟著它跑，那你肯定你成就不了。所以趕快來點智慧，放下業障，想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小問題。

第三個小問題，「發菩提心行普賢道，救度眾生遠離苦厄」。上面說了阿彌陀佛大慈大悲，發四十八大願，建立西方極樂世界，開啟淨土念佛法門，普利群生，接引眾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當生成佛。這是阿彌陀佛在給我們做普利眾生的好榜樣。我們做為學佛的佛弟子，一定要向阿彌陀佛學習，也要發菩提心行普賢道，救度

眾生遠離苦厄。第一個小問題先說說發菩提心、行普賢道。關於什麼是菩提心，在以往的講課中已經詳細的說過，在這裡就不再重複。現在我概括兩條，一條是想作佛的心、要作佛的心，是無上菩提心，你這個心堅不堅定？這是第一個心，這是菩提心，而且是無上菩提心。第二個，不捨眾生的心，是無上菩提心。一個是自利，一個是利他，你這兩條都具備了，你就發菩提心了。尤其重要的是你想不想作佛？你要不要作佛？你相不相信你今生能作佛？這是菩提心。首先是發這個作佛的心。到現在有多少人這個心發了？自己來衡量衡量。我們不單要發這個心，而且要落實，這就是行普賢道。我們現在有多少人能夠按普賢所說的十大願王導歸極樂那十大願來做？如果我們學習普賢菩薩行普賢道，又發了這個菩提心，那就是我們自己能夠成就自己，我們也能夠普利眾生，普利群萌。我們不是說就想著我自己一個人成佛道，而是我們希望人人都成佛道，所以我們必須得發這個大心大願。

下面我想講一講，拓開心量，禮敬諸佛。普賢菩薩第一大願是禮敬諸佛，這個禮敬諸佛是不是也有一點小誤區？以為禮敬諸佛，就我們現在怎麼叫禮敬諸佛？我們家裡有佛堂供佛像，我們天天禮拜，這是一個；再一個我們到寺院裡去，尤其是像四月初八這樣的大節日，很多同修都到寺院裡去，去拜佛燒香，這叫禮敬諸佛。實際這個比較狹隘。禮敬諸佛，就是一切眾生都是未來佛，要禮敬一切眾生，包括你自己。你自己發脾氣折磨你自己，本身你都不禮敬你自己，你自己不也是未來佛嗎？所以這個拓開心量對我們修行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說我們是一個集體，一個小團體，我們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比如說就是我們佛陀教育協會的義工同修們，我們來這裡幹什麼？為了同一件事情，護持正法，為了弘揚正法。所以我給大家分析，是不是兩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把師父他老人家講



經說法護持好、安排好；第二件事情，來這裡的信眾接待好，讓他們高高興興的來，高高興興的走。這是我們最主要的兩件事情，當然其他還有一些瑣碎的事情。

那我們大家都為了同一個目標、同一個目的來到這裡，是不是就要重視一個字「和」？這個和字要引起重視。你想我們幾十個人，來到佛陀教育協會來做義工，如果你來了以後，你看不上這個，瞧不起那個，你這一天你自己心裡愉不愉快、痛不痛快、高不高興？如果你要是做到這一點說，我有一、二天家裡有事我沒去佛陀教育協會，我都覺得特別想大家，這兩天，有兩天我都沒去了，恨不得馬上我就過去。你這個就說明你心情是愉悅的，你喜歡這裡的人、喜歡這裡的事，你做起事來你會非常輕鬆自在的。如果你早晨起來，心裡直犯怵，不想去，我不願看見某某某，我不願意聽某某某說話，你這樣你的心情肯定一開始你就堵得慌，你就不痛快，你來了以後你眼睛瞅人，我告訴你，你不會正眼瞅人的，你拿眼角瞄人、瞥人，就琢磨人。你看看那兩人說，他們倆嘀咕啥？肯定又說我壞話。這麼一嘀咕，你心裡就不痛快上加不痛快，那火就開始冒了。我就想，咱們在師父的身邊，我們來做這個這麼偉大的工作、了不起的工作，全世界七十億人口，能到這裡來做義工，多少分之一？你們自己算算，太難得了！這個機會要不抓住，今生你們要不能了生死，冤枉不冤枉？那師父可就守在身邊。

所以說你看師父他老人家今天說了幾句話，上午，我不知道你們注意聽了沒有？我覺得上午師父給我上課。師父說，就這三句話，就是我這次來香港我又學的，我的座右銘，又學了三句話。我第一次來學了一句話，「不和任何人事物對立」，那是我二〇一〇年第一次來香港學的一句話；第二次來學了三句話，「天底下沒有我恨的人，天底下沒有我不愛的人，天底下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

後來又來，第三次來，「誠敬通自性」。我就每一次我都能學到幾句話，就成為我的座右銘，就是我的鏡子。今天我又學會了三句，你們要沒學會我教教你們，我給你們傳達傳達。

三句話第一句話是，「學會一生不批評人」，這是今天上午師父就在這講的，學會一生不批評人。咱們先把那「一生」先蓋上，先不瞅這兩字，學會不批評人，你掂量掂量你做到沒有？我是沒做到這一條。我批評別人為數不太多，我批評我老伴多，天天面對就是我老伴，就我倆，再就我們劉悠祕，有時候也批評批評劉悠祕，一說劉悠祕犯錯，我人自己蹲禁閉，可自覺了，我說真是的。我老伴他這個東西沒放對地方，他那個衣服脫了他怎麼放那，沒洗？天天得找我老伴的小毛病。有時候雖然是笑臉說的，實際我心裡不高興，怎麼這麼不利索？因為我比較喜歡乾淨利索，我就拿我這個標準去衡量他。所以今天我一聽我就想了，你不得落實嗎？我這次我回哈爾濱，第一件是就是落實不再批評我老伴，大雲和小刁監督我，妳們要去了發現我又批評老爺子了，妳們趕快給我比畫這個。然後咱再把那兩字加上「一生」，我說現在沒機會了，一生都快過完了，六十八年過去了，咱們就說餘下的學會剩餘的時間不批評人。就是假如我還有五年，那我這五年我絕對不批評人；我還有十年，我這十年不批評人，我的餘生不再批評人。這第一句話。

第二句話，「像天空一樣包容一切」。師父坐著說還比乎比乎天，像天空一樣包容一切。我就想，咱們現在都共同生活在天底下，這個天他要有分別心，這個刁居士我看不上她，妳別在我這底下待著，我給妳扔出去；說這個劉素雲我看中她，挺好心，妳在我的天底下待著。天他沒幹這個事，咱們都很平等，是不是？都在同一個天底下生活，你說天對我們平不平等？我們為什麼對人家咱們就不平等？這個這麼的、那個這麼的，總看人家的毛病，你說你能不

能包容？後面你再加這個「一切」。你先跟你家裡說，妳丈夫妳能不能包容？你妻子你能不能包容？兒子能不能包容？天天和兒子打仗，打嘴仗完了自己生氣，把那個小菩薩臉變成小魔臉、小鬼臉，合不合適？多不划算。所以說咱們要像天空一樣包容，再擴大包容一切。這師父做到了。

第三句話，「像大地一樣承載萬物」。咱們都在這土地上生活，那剛才我舉天那個例子，那你說咱們大地，好的它也得承載，壞的它也得承載，香的承載、臭的承載，垃圾也得承載，你說這大地，為什麼把大地稱作母親？心量太大了。咱們那個小心量，咱小心量小到什麼程度？針鼻那麼大，最小了，有沒有比那小的我不知道。你說那針鼻拿一根線去穿，乾穿也穿不過，還得這麼整整整，給它捻出尖的，完了再去穿，咱們的心量就小到那種程度。你說和這天怎麼比？和這地怎麼比？學學吧！學學師父他老人家。師父把這三句話一說，說實在的，我坐在那有點無地自容的感覺。

本來在說這幾句話之前，我有點打瞌睡，這樣事我自己知道，一說這三句話，我立馬挺直腰板來坐直溜了，仔仔細細聽，甚至我都探頭這麼來聽，就怕這三句話我沒聽懂。今天我最受教育的上午這節課就這三句話。要落實，不能聽了，說我聽懂了，挺好的，師父說得挺不錯的，和我沒關係，那就錯了。這三句話咱們要是回去就給它落實，你不用別的，你成了，你肯定成就。就是你能不能做到、能不能落實？別拿這個去讓別人落實，去說，師父說了，一生不批評人，你怎麼又批評人？是對你自己，這三句話是鏡子，你一定要照著你自己，別把那鏡子背對著你自己照，把鏡子面對著別人，你別整反了。你把這鏡子對自己照，然後要求自己做這個。因為師父在上午說的，我自己覺得我挺受教育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說說。

普賢菩薩教導我們，說無論對待什麼人，父母也好、家人也好，親戚朋友、同學同事、善人惡人，都要如同對待自己的父母師長、阿羅漢，乃至如來，平等對待沒有差別。我們做沒做到？舉個例子，比如說親戚，就這個，因為每個人都面對，每個家庭都面對，這我都經歷過。親戚有富的親戚、有窮親戚，富親戚來了可能你就笑臉相迎、熱烈歡迎，因為他不給你增加麻煩，不給你添煩惱，不管你借錢；那個窮親戚來肯定是有所求，這是必然的。因為我家我公公那面的親戚也多，婆婆那面的親戚也多，而且基本上全是窮親戚，所以我非常有體會，來了都是有所求。我記得我那個時候掙二十九塊錢工資的時候，掙了三年，後來長到三十二塊錢，基本就卡住了。又過了好幾年漲到三十八，我調省政府之前，不長時間，好像三十八才漲到四十六，那些年漲工資非常慢非常慢。

親戚一個接一個來，人家我們鄰居都說，說我們家是聯合國。這聯合國各國的使節不都來駐嗎？駐聯合國大使嗎？就跟我婆婆說，老劉太太，妳們家怎麼來駐的這麼多？輪班駐，甚至互相交叉著，這個還沒駐完，那個又來了，基本上長年不斷。鄰居就有點看不下眼，因為知道來客人和不來客人肯定不一樣。咱不來客人，自己家蒸點小蔥蘸大醬對付一頓，那你來客人就不可能，最起碼也得燉點土豆茄子之類的，就是這樣。你看那時候我的工資就是三十二塊錢左右，我老伴那時候工資是四十九塊錢，我公公的工資是五十四塊錢，就我們三個人的工資加起來就那麼多了。所以長年累月的接待這些親戚們。而且特別有意思的是，兒子結婚、姑娘結婚全都派到我們家來結，所以這個負擔來講說實在的是比較重的。比如說兒子結婚，帶著未來的媳婦來了，你能讓他空手嗎？總得給對付一套衣服。如果現在說那買一套衣服算啥，但是說實在的，就那個年月給男孩買一套衣服、給女孩買套衣服，對我們來說真是很難，很困

難，能把那點錢擠出來。那沒辦法，凡是來的都滿足要求。

我記得跟大家說，有一次我老姑姑（我姑婆）來想跟我說事。我婆婆拽著我，我下班，我剛一進屋，我婆婆拽我，小雲，上這屋。我老姑拽我，小雲，妳上這屋，我跟妳說點事。我婆婆說，先上我這屋，我說完了妳再說。這不是我婆婆是我老姑婆的嫂子嗎？可能年輕的時候兩人就這樣，這一回又碰在一起。我估計是我老姑來跟我婆婆說她幹啥來了，我婆婆一定要先囑咐囑咐我，所以先把我往那屋拽，我姑姑往這屋拽，所以兩個老太太拽。我跟我婆婆說，我說老姑她是客人，遠道來的，還是聽我老姑先說。我老姑就把我拽到我住的那個小屋去了，我那時候住那小屋是六平方米，還得把門關上。關門以後跟我說，小雲，我這次來有點事。我說老姑妳說，啥事？老三要娶媳婦，要過彩禮，妳跟我拿一百塊錢。我說老姑，我現在有五十六塊錢，都給妳拿著行不行？不行，那不夠一百。我尋思這五十六塊錢還不夠一百，那怎麼辦？我想起來了，我說你姪兒出差回來給我買了一套淡綠色的、蘋果綠的連衣裙，一套，我說妳看，那個頂錢行不行？我老姑說拿出來我看看。

我結婚時候我爸給我買了這麼大兩個皮箱，我就把兩個皮箱都拿下來給我老姑開開了，我兩個皮箱裡就這麼一套新衣服，剛買回來沒穿過，我也穿不了那個鮮艷衣服。我老姑一眼就看中，小雲，就這個行，然後就提到手裡去了。這我婆婆給外面門口站著一看，「嗖」的就給往回搶，這不行，我們小雲就這一套新衣服，妳給拿去能行嗎？妳兒娶媳婦，妳自己想辦法去。就這麼的兩老太太打起來了。我這就趕快還得拉仗，我跟我婆婆說這個衣服我穿不了，我出不了門，我是當老師的，為人師表要樸素大方，所以這個給未來的兒媳婦過彩禮正合適。這個衣服是四十八塊錢買的，那個我有五十六塊錢，這有四十八塊錢，我說老姑，這個合起來行不行？我老

姑算，拿手指頭數數，小雲，這個行了，這五十六塊錢妳給我拿著，這衣服我也拿著。這老太太樂呵了。我婆婆開始生氣了，噉著她的嘴，大煙袋吧嗒吧嗒，抽一袋，「邦邦邦」，抽一袋，「邦邦邦」，示威，不高興。後來我老姑給我那住了兩天，把錢也拿走了，衣服也拿走了。我再哄婆婆，是不是也別讓老太太生氣，我說沒關係，我也穿不著。

就是這樣，所以你說，我們每個人都能遇得到，當你遇到這些個窮親戚的時候，你是什麼心態？來了以後，那很多生活習慣和咱們不一樣，他們的習慣是隨地吐痰，隨便吐，而且人吐痰還都有水平，就這個嘴，你就看那麼一擠，一個弧線禿嚕，落地下去了。他是這樣的，很多習慣和咱們都不一樣。比如說老太太，婆婆的親戚來了，我要看不順眼，我臉不高興，那婆婆肯定不好意思；公公的親戚來了，我要不高興，那公公肯定不開心。所以我還得搞平衡，公公家的親戚來我這樣招待，婆婆家的親戚來我也這樣招待，老爺、老太太還都得讓他們開心。所以這個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真正就看我們的心量大不大，怎麼來辦這些事。我們不是要平等的對待一切眾生嗎？所以窮的咱們要好好對待，富的我也不巴結你，我也好好對待，就是這樣。

我們大慈是給眾生樂，大悲是拔眾生苦。所以有時候我也反省我自己，我說我覺得我是不是有點太心軟？我就是看不得別人苦，別人要有難處有苦，真是他苦我也苦，我自己怎麼難、怎麼苦，我挺著、扛著我不苦。這個心是不是有點太軟了？有的時候起不起副作用？所以有些時候我也被批評，就人家傷害我最嚴重的人，又是我最好的朋友，當她有困難的時候，第一個站出來幫她的，最積極的，人家說搖旗吶喊的，保證是劉素雲，衝鋒在前。後來氣的我們一個老工宣隊長點著我的鼻子說，妳呀妳呀，東郭先生，非得讓那

狼給妳吃了，人家都咬妳好幾口了，妳怎不記性、沒記性？說了一句什麼詞，說吃一百個豆不知道豆腥氣，這是我那時候聽說的，就意思我沒記性。人家把妳害得那麼慘，現在她有難處了，她難著跟妳有啥關係？妳管她幹啥？我說不行，我說我倆是好朋友，你說她有難處我怎麼能不管？

後來我這好朋友真是叫我給感化了，我都已經調出教育處，調到工廠去了，有一天她去工廠找我，她說素雲，我一直想說，我不好意思說，我也不敢說。我說妳想說啥？她說我對不起妳。我說打住，妳沒有對不起我的事，妳幹嘛跑這來就說這個？我說有沒有別的事？有別的事說別的事，別往這個話題上說，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妳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實際上我是什麼都知道。如果我站在她那個角度，我也覺得我對不起妳。因為啥？誰都知道我倆非常要好，結果在最關鍵的時刻，她給妳弄上幾條，那正好使了。因為啥？人家想別人不了解，她倆最要好的，當然她最了解她，所以她說出那事就是真的，你說坑人不坑人？確實坑人。就是我傻，傻氣就帶來好處。我也不知道問，也不知道打聽，人家有人甚至氣得都告訴我，我告訴妳，誰誰在會上提的，她提了三條什麼意見。嗯，就這麼「嗯」一聲，過去了，又沒事了。你說那個時候我要跟她斤斤計較，那不就把我氣死、累死？恰恰我不計較，所以我一點沒累著。

最後她的境況愈來愈不好、愈來愈不好，由正科長降到副科長，由副科長降到科員，一路到底了。找我這哭，素雲，快點救救我，我被人家把官擻掉了。完了我怎回答？擻得好，擻得好，就是讓妳低下來，妳別總覺得妳多麼了不起，妳別一會坑這一個、一會害那一個。因為我知道，她不但是坑我，她覺得誰要跑到她前面去了，要提拔了，她馬上就得製造點事情，給你往下拽，她就這個性格

、這個脾氣，把她自己害苦了。最後害的自己什麼？嘴斜眼歪，走道哆嗦，腦中風。兒子結婚的時候告訴我，我去了，我一看她，當時把我心裡難過壞了。因為她來接我，我一看那走道那不是走，那是哆嗦來的，一走一哆嗦、一走一哆嗦。完了跟我說話的時候手還得捂著嘴，哆哆哆，本來她是教外語，這下子不用外語了，這哆哆哆全變外語了，我一個字聽不懂。我看到我特難受。三年前走了，有人告訴我，她走的時候折騰了四個月，特痛苦特痛苦的。你說人為什麼要造這些個業？你為什麼要害人？你說害人的結果，最後不是害自己了。所以咱們，我勸每一個同修們，一定要把心量放大，千萬不能恨人、不能怨人，更不能害人。你恨人、怨人，最後保證是，就像這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似的，你打人一拳，你覺得我是打在對方身上了，實際那個反作用力是回到你自己來了。

有一個同修跟我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看不著。他說比如兩個人，咱們倆吵架了，我罵你，罵你一句，你沒吱聲，就是我罵人這個人，他的那個德是一種白色的東西，就是那個同修跟我說的，確不確切我真不知道。他說那個人身上那個德就飛出了一塊，那個白東西，被罵這個人如果沒打岔，那個德就變成他的了，就跑他身上去了。如果這邊這個德也飛過去了，那邊一還口，這個德既不上你那，也不上我這，飛了，誰也沒得著。你說是不是兩敗俱傷？所以咱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師父說吃一輩子的虧，咱也別埋怨，認，最後你那個大便宜就是成佛，那啥便宜比那個大？日常生活中這些所謂的便宜太小了，不值得一提，幹嘛要爭那個？所以一定要忍，要過這個忍辱關，別人怎麼傷害，甚至把你踩到泥底下去，那咱就任他踩。

我給大家說，我說別人要吐我兩口，我都不用擦，那不都有大德給人做榜樣了嗎？那太陽一晒，風一吹，它自然就乾了。你說你



抹一下你還費點勁。不用抹，吐上就吐上，是不是？他罵兩句就罵，他就罵，你要不接收，你不認為他是罵你，你肯定你不接收，和你沒關係。你要認為，他怎罵我？你肯定你就接收了，你把他的罵就接收了。咱們得有智慧，得會變，我說這個和變魔術也差不多，把那個所謂的壞東西給它變好的東西，你給我的是壞東西，我收了以後我把它變好東西。就像師父上午講的結善緣、結法緣，你這個惡緣，我是想我現在，好像有很多惡緣被我轉化了，轉化成善緣了，然後我再把善緣轉化成法緣，你這樣你自己修行有進步，眾生來找你，你帶著他們一起學佛。

我不說我嗓子兩邊這兩個包嗎？我就說阿彌陀佛派兩個特使，警衛、把門的，保護我咽喉要道。五年了，我沒看醫生，我沒吃藥、沒打針。所以有時候鼓大了，鼓大了這麼低頭費事，我就想今天任務重，上大門外來站崗了。有時候它是縮回來了、小了，我說今天的任務輕，人家站在門裡就可以了。我從來沒把它當回事。所以現在我為什麼穿這樣的衣服？不讓你們看，讓你們看著又在替我擔心了。我現在是上面脖子粗，下面脖子細。它粗就粗、細就細，它就啥也不影響我，它也不疼也不癢，一摸邦邦硬，就這麼兩個，我說認真負責的兩個特使。所以我就想，等我往生極樂世界的時候，我肯定帶著它倆一起往生，你說一起作佛去了，別白讓人家在我這站了好幾年崗。現在已經站了五年了，接著站，對不對？往生的時候一塊走，你說這一個心態多好？我還認為挺好。

普賢菩薩十大願王的境界是遍法界虛空界的，不是對某一個人，也不是對某一個地區，我們一定要把它擴大到虛空法界；如果不是這樣，你和阿彌陀佛就不相應。在這裡我就插一句什麼？就是比如說哈爾濱同修要擴大心量，不要就想劉老師只要不離開哈爾濱就行，天天念佛給我迴向，迴向的內容就是劉老師一定要在黑龍江，

一定要在哈爾濱，可別離開哈爾濱。現在為什麼哈爾濱同修不老吵著非見我不可了？就怕再把我擠兌走。那年我病倒了，不上廣州住了半年嗎？他們吸取教訓了，說再老去乎著老師，再把老師累病了，老師又跑了，又不在哈爾濱了。我告訴哈爾濱同修們，咱得擴大心量，是不是？因為你們喜歡劉老師，別的地方的同修也喜歡我，這老太太人緣比較好，我不管他喜歡不喜歡，哪需要我就去哪去。最後咱們就訂一條行不行，就聽師父他老人家的？如果那嘎需要，師父他老人家發話了，說劉居士，妳到哪哪去，那誰說也不好使，我就聽師父的，老實聽話真幹。那要師父說劉老師，妳上那，我說我不去，那我不就不聽話了嗎？所以咱們一定要放大心量，別到時候哭天喊地的拉著不放，劉老師不能走，可千萬別這樣。咱們東北人不是豪爽、大氣嗎？在這個時候得表現出來這個豪爽和大氣、義氣，別摳摳縮縮的那麼小心量。我到哪也忘不了黑龍江，忘不了哈爾濱。

《無量壽經》講的中心內容是什麼？佛的心，《無量壽經》就是講佛的心。那阿彌陀佛的心是什麼？是普度眾生一個都不捨。這個心體現在哪裡？體現在四十八願。所以為什麼告訴大家讀《無量壽經》、念阿彌陀佛，這幾句話就是小結。下面還講我們應該學觀音菩薩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有求必應，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解人之所難。再一個，學阿彌陀佛做眾生的不請之友，就是咱們學佛的同修別端架子。有人說劉老師妳不就是端架子嗎，看也看不著妳，請也請不到妳？這不是我端架子，真是目前的局勢不得不這樣，我也於心不忍，也真是。就是有同修去，你說找我找不著，都找到刁居士家，坐在那個樓台階上等著一天沒吃飯，餓得肚子急咕嚕。沒辦法，上刁居士鄰居家吃了兩碗大茶粥，把肚子填飽了。除了還坐在樓台階等刁居士，啥時回來啥時算。她上外縣了，她當天

不回來，鄰居再三的勸才勸走了。你說我聽這消息，我心裡真是很難過，怎麼讓這些老菩薩們難成這樣？為什麼我就出不了門？現在真是出不了門。

我現在在哈爾濱那不能一個人出門，出門時小刁和大雲全跟著，車拉著，你在車裡坐著。我要幹啥，比如說我要上極樂寺去請一盞佛燈，大雲得先去視察兩趟，看好哪個屋裡有，大概我劉姨能相中，先都物色好，然後拉著我去。下了車直奔這個屋，到這個屋一下看中了，立馬請回車，把我拉回去了，就得這樣。就是這樣還得被包圍。那天我們去請這個佛燈，大雲事先看那個轉了幾圈，可能那些小姑娘們就有一點，是不是劉老師？不太確認，因為我老不出屋，那天好在我沒化妝。然後我說再上別家看看。大雲說還有一家。我說那咱去看看。我們就上那家再看。上那一家再看，我說還是第一家那個比較好。那說再回去。我們又回去了。一回去這家被逮住了，馬上跟著，妳是不是劉老師？那我怎麼能騙她？我說是，點點頭。大雲馬上就給開始隔著，別老跟著老師，相中這個趕快買。這個熱情接待，坐，坐著歇一會，什麼都給你弄得規規矩矩的，走的時候真有點戀戀不捨。你說我跟人都不認識就能這樣。

所以說我這次回去還得貓著，不貓著不行。我貓了這七個月沒白貓，要不我來參加那個活動講了五節課，它那課大，三個小時一堂課。就這下可把劉老師給逮住了，兩小時不行，給妳安排三小時。那我說啥？定弘法師笑得呵呵的，劉老師，妳看行不行？一開始告訴我是兩小時，然後來了就漲，我說你怎麼又漲了一小時？他說好不容易來一趟，多講點多講點，又給我安排三堂答問。我說這回我可跑不了了，可笑笑的給我叨住了，一網就把我網來了。然後這面我不是有五節課嗎？你說我這將近三十個小時的課，如果我不在家裡貓著這將近七個月，我跟你說啥？我成天忙忙乎乎的接待，是

不是？來訪、答問，我定不下心來，我忙你們也忙，最後兩手空空一個零。所以我說我這七個月沒有白貓。那天定弘法師的媽媽，鍾媽媽說了一句，妳這是偶爾露崢嶸，說妳這七個月沒有白貓，貓了七個月出來給大家這麼一講，真受啟發。我心裡還有一些安慰。反而有些同修認為我藏起來了，妳去享享受了，妳嫌累了，妳給家貓著享受了。所以真不是那樣，我一點也沒閒著。這第一個大題。

第二個大題，「心心流入覺海」。總的題目不是「念念普利眾生，心心流入覺海」嗎？現在就是後面那句話心心流入覺海。這個我想講這麼五個制心一處，咱們就抓重點，我就不太講那散了，我就是想講這麼五個制心一處。第一個制心一處，心心制在如來正法，這是第一個制心一處。為什麼我把制在如來正法放在第一個？我覺得這個重要。因為現在邪師說法如恆河沙，很多同修不辨邪正，把正的當邪的，把邪的當正的。這個特別重要，一旦你錯了，你把邪法當正法你接受了，你肯定走到邪道上去了，那個挽救的可能性就非常少了，因為現在時間緊。如果是正法人家說是邪法，你信了，你遠離了，你又錯了。所以首先要認定什麼是正法、什麼是邪法。

那我可以跟你們說，就我現在講的這些個內容，有人肯定說那老太太說的是邪法，那你就得想到底是正還是邪？正你就信，不正你就不信。我對別人怎麼說我不在意，反正我覺得我心是好的。如果說我講得不到位，有的地方不如理、不如法，這非常可能。因為一個人的水平能力有限，我又不是神、又不是仙，就是一個普通的老太太。我不是說假裝謙虛謙虛，真不是那樣。我不坐在台上，你就個別跟我嘮嗑，你單獨想讓我說這麼多，肯定我說不出來。這就是坐在講台上，三寶加持、佛力加持才能夠講到這些。所以這個第一條非常重要，制心一處要制在如來正法，千萬不要把法弄錯了。

這個用什麼？四依法，一定要依佛的教誨、依佛經。這四個依大家都知道，「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依智不依識」，這四個依你要把握住了，肯定走歪道的可能性就小了。尤其是第一條依法不依人，不要迷信任何一個人。我之所以這麼說我就告訴大家，我說老法師我不是迷信，我是尊重老法師，對照佛法、佛經，師父講的如理如法，所以我信，我不是盲目的崇拜老法師這個人，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用四依法來衡量，不要聽他說天花亂墜，不好使。有人騙人非常有招，特別是現在有很多人，據我知道，打著師父的旗號騙錢，打著我的旗號集資。這個你要一信，對劉老師印象挺好，你看師父都說話了，說這個事如何如何。他自己宣傳的，是師父委託我如何如何。你說能說我受師父的委託在黑龍江建兩個道場，還要建立一個基地。名字都起出來了，在哪個地方說得栩栩如生。你問大雲和問小刁。咱們不知道。人家以為她們不說。騙人的，實際沒那事。那你說我現在在這說了，如果人家再說劉老師建道場、建基地，大家捐錢，你還捐，那就是你個人問題了。這是第一個制心一處。

第一個還有一條挺重要，就是真正的佛弟子要對如來正法充滿信心。因為現在咱們的佛法比較衰微，這是事實，也是現實，所以有些人對這個有點心灰意冷，就失去振興佛教的信心。這個我們要這麼認識，你想當年釋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度五比丘，把佛法興旺起來，傳了幾千年，一直傳到現在。我們現在能不能學釋迦牟尼佛？那怕有五個比丘，也可以把佛法興旺起來，也可以把它傳下去，這個燈不能在我們這一代滅。如果在我們這一代裡要把佛燈給滅了，我們真是，不是千古罪人，那就萬劫的罪人，我們不能幹這個事。所以我們要堅定信心，一定要堅定信念，如來正法它可能有衰微的時候，有強盛的時候，這個過程可能有，就在衰微的時候我們要堅

定信念，不能喪失信心。當年達摩祖師來中國傳法，到第六代才興旺起來。你想想如果達摩祖師一來一看，這也沒有傳人，灰心失望，那這個法不就滅了嗎？達摩法師在少林寺面壁九年，才等來一個慧可。所以我們不說在座的，就是老法師這麼多信眾，還沒有一個傳法人嗎？肯定有，是不是？唐三藏還有三徒弟，人家還到西天取經，還取成了，那我們就取不成嗎？一定能取得真經，一定能把如來的正法接過來傳下去，堅定信念。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制心一處，心心制在老實念佛。我前面一段說得非常重要、非常多了。現在我們執著的東西太多太多，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老早就知道了，說末法時期眾生就是執著。就像這個門似的，它為什麼安把手？因為你開門時有個抓的地方。我們眾生就這個習性，要沒有這個東西就不知這門怎麼開，所以給你安個把手讓你抓。那讓咱們抓啥？就抓這四個字「阿彌陀佛」，你不就執著嗎？別的你放下，你別執著了，你執著這四個字，就執著這阿彌陀佛，你說這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多慈悲、多有智慧，三千多年前就給我們準備這個把手，讓我們來抓。所以我們學佛的同修，你自己問問你自己，你抓沒抓這把手？那把手給你安好了，你硬不去抓，那你不開門，那沒辦法。

所以你要問自己念佛老不老實？我一再說老實念佛，念佛的前面一定不能丟了那老實，丟了那兩字，光念佛不好使。這個老實怎麼叫老實？最起碼一門精進，長時薰修，不換題目一念到底，這叫老實。你問問你自己是不是老實了？你不要問別人，問別人不如問自己，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我可以告訴大家我每天都在念佛，而且是老老實實在念佛。你說是不是我就坐那，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我不是這樣念。我現在念佛，就是這個佛號，你不用說想我得提起念佛，我佛號得提起來，不用，它自然而然，心裡就

老有這個佛號。你不說這個念佛是心中有佛那叫念佛，不是用嘴叨咕那叫念佛。咱們老把它弄擰，就覺得我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叫念佛。你時時刻刻不忘佛、想著佛，你就是在念佛。所以這十來年念佛確實起了好的效果，煩惱愈來愈輕，身體愈來愈好，勁頭愈來愈足，智慧應該說愈來愈長，這就是我這十年念佛總的體會。這是第二個制心一處，制心把心制在老實念佛。

第三個制心一處，心心制在求生淨土。方向一定要搞準，別搞偏了，就是西方極樂世界，別的堅決不去，一定要去西方極樂世界。我們為什麼學佛？為什麼念佛？學佛、念佛的目的是為了作佛。到哪去作佛？到西方極樂世界去作佛。所以我們學佛人一定要把心制在這兒，制在求生淨土上。怎麼樣才能把心制在求生淨土上？這個我給大家說三個堅信不疑。第一個，對自己今生一定成佛堅信不疑；第二個，對阿彌陀佛一定來接引你堅信不疑；第三個，對西方極樂世界堅信不疑，這三個堅信不疑。再一個三個認識，第一個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自性和阿彌陀佛無二無別，你不要把自己和佛隔離開，說我是我、佛是佛，不對，你的自性和阿彌陀佛一模一樣、無二無別，這第一個認識自己。第二個認識，認識彌陀，認識阿彌陀佛是接引眾生離苦得樂的大悲慈父，這個要認識。第三個，認識西方極樂世界是阿彌陀佛為一切眾生建造的家園，包括你，你別把自己劃出去，說那是別人的家不是我的家，西方極樂世界是我們真正的家園。所以我的感悟就是，今生兩件幸運事，我多次說，一是得人身聞佛法，二是遇到了老法師，我這一生如果說最幸運的事就是這兩件事。除此之外，在我腦袋裡沒有，我沒想到什麼幸運那怎麼的，就是這樣。這是第三個制心一處。

第四個制心一處，親近彌陀，一定要把心制在阿彌陀佛那，別的不想。有的說那我往生的時候必須得阿彌陀佛來接引嗎？保險，

阿彌陀佛來接你是最保險的。有的說那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來接我行不行？行，因為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是西方三聖之一，本尊，那些妖魔鬼怪他變幻不了，西方三聖都是本尊，我們念佛人的本尊。所以阿彌陀佛來接引那是必保無疑，觀音菩薩來接引也準、大勢至菩薩也準，一般來說如果三聖一起來接，那就更沒說的了。前五月二十一號我送往生的小羅居士，就是西方三聖同時來接引的。這是第四個制心一處。第五個制心一處，回歸極樂，回歸極樂也就是回歸自性，這是最後我們的歸宿，你一定要把心制在這。一定要在今生了生死、出輪迴、出十法界，回歸極樂、回歸自性。這是第二個大題。我重點講了這麼五個制心一處，用這五個制心一處來心心流入覺海。

最後我想給大家讀這麼幾首詩，也是我的一點感悟，「我念彌陀歸心似箭，彌陀念我望眼欲穿。老實念佛求生淨土，速速回到極樂家園」。第二首，「風雲多變幻，端坐紫金蓮，西方有吾位，走時勝庭閒。本師釋迦佛，教我出娑婆，恩師指引我，今生回極樂」。最後一首，「阿彌陀佛金光萬丈，極樂淨土燦爛輝煌。七寶池內荷花盛開，極樂世界我的故鄉。一心思念彌陀慈父，一心憶念極樂蓮邦。深信切願憶佛念佛，上品往生極樂故鄉」。

這堂課到此就接近尾聲了，也是我這次來香港的最後一節課，最後我想利用這幾分鐘時間說一說。這次來講了將近三十個小時，肯定有一些個不太如法、如理的地方，因為一個人他就是一個人，他不是神也不是仙，另外自己學的也不太深入，也不想出來講，這是我的真心話。因為我的性格是屬於非常內向，我不想拋頭露面，我也不想出來講，我就想在家貓著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這是最願意過的日子。所以現在小刁和大雲接觸我這麼長時間，也給我總結出來了，大雲就說，劉姨，妳最適合在家貓著念阿彌陀佛、聽經



，真是這樣的。不是迫不得已我不會出來，也不是說我保守，我不想跟大家說點什麼。因為一個老太太、一個在家居士，現在我姑娘都說我，妳一個老太太，妳就給我在家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得了，這去、那去，講這個、講那個，講啥，有啥講的？妳會講啥？所以我也不想出來。

沒辦法，我這次為什麼說是定弘法師拿網給我網來的？因為一開始，定弘法師我倆通電話，他說香港有個活動，劉老師妳來參加。我就一口回絕了，我說不去，我今年就哪也不去了，我就是在家念佛了。他說商量商量。我一看，定弘法師，真是在我心目中是法師，也是孩子，那比我兒子還小三歲，見到我那個親近，我能感受得到。老師再嘮一會，再嘮一會。又嘮一會，我說那樣，百分之五十給你，我去；百分之五十我留著，我不去。他說那百分之五十不行，再嘮一會，還得接著嘮。又嘮了一會，我又給他加點，我倆簡直就討價還價。你說電話，我說那樣再給你百分之十，你百分之六十，我百分之四十。他說劉老師，還得接著嘮，又接著嘮一會。我先不行了，我就得投降了，我說得了，百分之百都給你了，你願意咋安排咋安排。我也沒說那句話，我去，我一定去，這話我始終沒說。我真是還留有餘地，因為我不知道我老伴最後能不能放我出來？那是最後一關，所以我不敢說。

就這樣過了幾天，大雲告訴我，劉姨，妳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了。我說怎的？人家定弘法師都給您掛網上公布了，說六月十七號劉老師到香港參加活動來講課，已開始報名了。我說那糟了，那這就是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說大家一看網上劉老師要來講課，真是假如說呼呼的奔我來了，到時候劉老師沒來，你說這不讓定弘法師做難。人家對劉老師也想，這怎麼貓得這麼嚴實，這麼請都沒請出來，都公布了都沒來。所以這一次我說是定弘法師這一網

就把我網來了，網來了我就跟大家見見面，又說了這麼多。我這個人好在哪？我實在，我想到哪我說到哪，我不保守，所以就把我七個月貓在家裡心得體會，我真是和盤托出，全都交給你們了，沒有一點保守。錯的地方在所難免，希望大家就像剛才那位同修給我提的這兩點建議一樣，我真是真心誠意的歡迎大家對我講的不如法的地方提出批評指正。有一點要求，別煩惱，那老太太瞎說我沒聽著，我不告訴大家一個招，你願聽哪段留哪段，不願意聽哪段，嘎一去，這樣多好，是不是？最後，深深的感恩大家給我這麼一個機會，讓我講了將近兩個小時。感恩大家，阿彌陀佛。